



刊头摄影:杨国美 题字:赵守阳

心灵深处

父亲的足迹

徐恒菊

来盐城生活很多年了,路过登瀛桥时,我时常停下脚步,寻觅父亲生前在盐城短暂的生活足迹。现在快到清明了,我又一次来到这里。

那是七十年前的事,也是父亲常给我们讲的故事。当年,父亲受人误导,说盐城水车上需要的木段多,价格不错。为尽快摆脱家庭困境,他向亲戚借钱买了两棵大树,做了一些木料,雇人运到远离老家二三百里地的盐城来卖。一开始就堆在登瀛桥头叫卖。这是他第一次做生意,第一次来到陌生的盐城。可几天下来,无人问津,带来的玉米饼干粮吃完了,晚上就露宿在桥下的涵洞里。

一天,他捧着小烟袋,仍无望地守候在木摊边。忽然,他看见河边的两个老人抬着一桶水,正吃力地爬上岸。那老妇人在前边一个趔趄摔倒了,水桶向前滑去,砸得老人在地上连打了两个滚。父亲

看得真切,竟忘记自己两顿没吃什么东西,一个箭步跑过去,扶起了人,拎起了桶,并关切地问:“这么陡的坡,你们上年纪的人怎么还来抬水,家里人呢?”“家里没其他人!”老人伤心地说。“那这样,我帮你们挑点!”父亲很快帮他们挑满了一大缸。老人过意不去,执意留父亲喝茶聊天。当老人知道了我父亲是外地人,来盐城做小生意,住在桥洞里,很是同情不舍,热情邀请住到他们家里。就这样,父亲搬进了他们家腾出的堆放杂物的小草屋,木料也摆在门边候客。

在这里,父亲会抽空帮老人做些挑水、扫地等杂活,他们对我父亲也关爱有加,时常留父亲吃顿便饭,在稻草的地铺上又加上旧的棉胎。后来,父亲卖出了几段木料,当拿钱向他们交房租、餐费时,老人说什么也不肯收,并关切地说,快过年了,你家里孩子多,也该省钱办点年货回去。没卖掉

的木料放在这里,秋天再来卖吧。父亲临回时,老人还塞给他几个包子作为路上的干粮。我们不知道两天的路程,父亲是怎么挨过来的,包子一个没动,这让我们第一次享受到难忘的香甜可口的美食。后来,终因路途遥远,交通不便,加上赚不到几个钱,父亲再也来不过盐城。但他常提起,老人家姓钱,开着个蒸包小店,并深情地念叨着,这家人是个好人哪!我来盐城后,也曾几次到登瀛桥周围打听,被询问的人总是摇头摆手,看来年份久远,老人恐已不在人世了。不过这丝毫没有淡薄我对他们的谢意和思念。

我最近总会梦见父亲,他老人家好像知道我在盐城,几次想让我陪他到登瀛桥附近看看。带着这份使命,我在桥周围或驻足或漫步,从夕阳西下一直待到华灯初上,立桥头,望街面,我仿佛看到,几十年前的盐城一个个狭窄的街道,一条条高低

不平的路,一座座矮小灰暗的房屋;我仿佛看到父亲住过的桥洞,破败不堪,摇摇欲坠。桥下的河面上,斑驳的小渔船正吃力前行;我仿佛看到穿着单薄的父亲正向我走来,瘦削的身材,青黑的面容,疲倦的步伐。正当我心情沮丧,陷入沉思的时刻,突然,一声刺耳的喇叭声让我从恍惚中惊醒,冷静片刻,又回到了现实的境地。我环顾登瀛桥周围,不远处的万豪酒店高耸入云,楼上灯光闪烁,楼里歌声阵阵;几个青春洋溢的中学生骑着电瓶车呼啸而过,身后甩出串串欢笑;一艘装满木段的货船,鸣着汽笛,缓缓而过,平静的河面掀起一片波浪;不远处的公园还有不少人在跳舞、在舞剑。呀,这就是今天的登瀛桥,这就是今天的盐城。父亲您看到了吗?我想,如能穿越时空,让父亲享受一下今日的幸福,该多好啊!可子欲养而亲不待,我心中一阵疼痛!

心香一瓣

老酵馒头

李波

老酵即陈年酵母,用陈年酵母发面做出的老酵馒头,口感很特别,香香的,甜甜的,比自发粉发面做出的馒头好吃多了。

做老酵馒头,首先要有好的陈年酵母,所谓好就是要有“发力”;二是和面时要舍得花力气,揉、翻、揉、搓,每一步都不能偷懒。

父亲体格强壮,但每次和面总是满头大汗,一边用拳头揉着面团,一边喊着“要吃好馒头,三百六十拳。”几十斤小麦面分两次和面,分装在两个水缸里,间隔20分钟左右。水缸下面和周围铺上茅草,加上锅盖,再盖上被子,关紧大门,不让寒风入屋。接着便是耐心地等待,夜里都要起来看看和好的面有没有“动静”,要是看到“涨了涨了,已有半缸了”,一家人都高兴得合不拢嘴。

和的面都已涨到缸口了,能清晰地看到细细的、密密麻麻的小孔,能够上蒸笼了。母亲烧水,柴火是预先准备好的枯树枝。父亲做馒头。父亲公社化时就是生产队食堂的炊事员,做馒头是一把好手。父亲从缸里捧一捧面团放案板上,摘下一坨,按揉成长条形,用菜刀切成大小均匀的方块,再搓揉成馒头形,放进蒸笼里。一屉蒸笼装16只,5屉就是80只。母亲那儿烧好了水,父亲这儿馒头也就做好了,将蒸笼一屉一屉装锅。看一下小闹钟上的时间,40分钟可以出锅。母亲烧火责任心强,不能打瞌睡,要是火不够旺,就可能时间虽到,但馒头还没蒸熟。在这40分钟里,父亲没有闲着,继续做馒头,这样蒸熟的馒头出锅后,好接着装笼蒸第二锅。

时间到了,父亲揭开锅盖,用手按一下滚烫的馒头,欣喜地喊一声,今年的老酵馒头蒸得好!全家人都笑逐颜开。父亲和面做的馒头,海绵似的,按下去手一松,便很快恢复原状,吃在嘴里喧喧的,香香的,甜甜的。

父亲老了,不能和面了,我就“接班”和面。爱人说你胳膊细腿细的,只能抓粉笔教书,和不了面。结果还真是,才和了一坨面,就累得吃不消了,爱人便请她的侄儿来帮忙。侄儿个子大,肯卖力,又有技巧,和的面很有“筋道”。于是每年都要请她侄儿帮着和面。

我和爱人退休后城里跟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平时吃的是街上买的自发粉发面做的馒头,尽管很松软,但就是缺少老酵馒头那股特有的香甜味儿和“筋道”。我曾问老板,为什么不卖老酵馒头,老板说,整个城市都没老酵馒头卖,陈年老酵发面慢,时间耗不起。

要过来城里后的第一个年了,送我们没想到的是,爱人的侄儿、侄女各送来一蛇皮袋老酵馒头,还有年糕和肉包。这一送,就是十七八年,从未间断过。

老酵馒头有传承,老酵馒头含亲情。

漫画



数字生活“新入口” 新华社发



梅里印象

新华社记者 曹梦瑶 摄

生活素描

洗碗

朱海清

“今天的碗该谁洗?”每当吃完饭,面临的一个棘手问题,就是清洗碗碟。然而,很多人愿意下厨做饭,却很少有人愿意洗碗。在许多关于家务的调查中,洗碗,永远都排在“最讨厌”的第一名。“谁洗碗”甚至成为一些家庭矛盾的争执点和导火索。

为此,很多家庭为了洗碗这事约法三章: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谁吃到最后谁洗碗;洗碗前石头剪刀布,谁输了谁洗碗……还有的买回洗碗机,但由于操作费事,最终沦为“摆设”,少洗碗,少洗碗,现在更有年轻人干脆直接点外卖,省去洗碗这烦心事。

打记事起,洗碗在我家也是件让人头疼的事。父母工作忙,有时急急忙忙回来做了饭就要走,或者吃完饭要赶紧休息一会,用过的碗在水池里时常要等到下一顿饭没干干净碗吃饭了才洗。小时候,父母培养我们学做家务,最先学的就是洗碗,兄弟俩也常

为着谁洗碗互相推托:“中午是我洗的,晚上轮到谁洗”“昨天是我洗的,今天应该你洗”……

当兵后,战士们除了训练,也会轮流到炊事班帮厨,主要是帮洗菜、切菜、分菜、洗菜盘和打扫厨房卫生等。下连队的第一个大年三十,我被安排去帮厨,晚上连队加菜,平时四菜一汤,那天有十来个菜,餐后全连的碗盘收了满满两大桶。本来是有两个帮厨的,但到洗碗打打时,那个老兵说“肚子疼”,向炊事班长请假跑了。那晚,战士们都在俱乐部里看春节联欢晚会,我一个人坐在昏暗的厨房里,花了三个多小时才把几百个碗碟洗干净。

恋爱了,妻子给我最初的好感就是来自洗碗。那天在还是恋人的妻子吃完饭,刚放下碗筷妻子就麻利地收拾好,一溜烟地跑到水池边洗碗,我心想这姑娘勤快能干啊,暗喜以后家里的碗有人洗了。第一次带妻子见父母,着重关照的就是“吃

饭你主动去洗碗”,觉得这样才能给父母留下更好的印象。准备结婚了,我和妻子对家务也明确分工,做饭的不洗碗,洗碗的不做饭。然而,婚后此约定实施没几天,妻子伸出纤纤玉指,“你看,洗了两次碗手都裂口子了,你忍心吗?”看着妻子玉葱一样的手,你说我忍心吗,那就让我的手变得粗糙暗淡吧。至此,不但要兼顾着做饭、拖地,洗碗还成了我专属的家务活,不过从中我也逐渐体验到了一份成就感和生活的乐趣。

这不,今年大年三十晚餐一结束,我赶快围上围裙收拾杯盘狼藉的“战场”,钻进厨房“洗刷刷,洗刷刷……”布满油污的台面,杂乱的水槽,油腻黏糊的锅碗瓢盆在我的手里变得明亮洁净。再瞧瞧客厅里,孩子开心地玩着游戏,父母笑咪咪地看着春晚,妯娌亲密地拉家常,这一切和着哗哗的流水声,锅碗瓢盆的不同声响,散发出一股温暖祥和的气息,让人心醉。

岁月如歌

小时候的冬天

陈树华

我小时候的冬天,家境贫寒没有钱添置棉衣,穿得少,也没有什么好吃的,所以小时候感到冬天非常冷。村子对面流动的响坎河都会结成厚厚的冰,村里人去河对面三套走亲戚办事也不用从龚集街过桥绕路,直接从冰面上走过去。我家门前有一个供一庄人吃水用水的大塘(老塘),因风平浪静比响坎河面结冰要厚得多,这个冰面是我们儿时天然的溜冰场,直到来年开春,气温回升塘面的冰才慢慢融化。早上有时还在被窝里的我,就听到村民用木棍破冰的声音,在厚厚的冰面上砸个冰窟窿来取水洗山芋干煮粥。

那时,冬天寒冷无比,除家家户户在门口挂上草帘子挡风避雨雪外,每家都有一个用泥土做的火盆,在灶膛里取出即将烧尽的木炭、草木灰倒入火盆,除用来烤手脚取暖外,还用于烘干潮湿的毛窝子、棉鞋、婴儿的尿布等。对我们小孩子来说,冬天最喜欢的地方应该是这火盆边,有时利用火盆里草木灰余热或放入柴草,抓上一把猪头粒或山羊,盖上炭灰慢慢煨烧。

冬天下雪后,草房的房顶上会覆盖厚厚的一层雪。朝南的一面,冬雪在太阳光照射下慢慢化去,在屋檐下挂着一串串透亮的冻铃铛。一个人拿着竹竿在屋檐下敲,好几个人用双手在下面接。拿着冻铃铛即便是小手冻得红肿,还舍不得甩掉,有时还津津有味地放在嘴里舔,真一个透心凉。堆雪人、敲冻铃铛是儿时冬天的娱乐项目。

冬晚上七八点钟,我在小煤油灯光下做完家庭作业,早早上了床了,有一种简便的取暖方式——盐水瓶灌开水。去掉盐水瓶盖的外层铝皮,用水泡去瓶身的标签纸,再用温水洗一下,灌入热水就是一个很好的取暖器了。晚上临睡前,母亲把灌满热水的玻璃瓶放在被窝里,我冰冷的手脚贴在热水瓶上很快就暖和了,不知不觉进入梦乡。而母亲仍在煤油灯下做针线活。

苏北冬天万木萧条,枯黄的芦苇被做成芦席卖到供销社,挣点零花钱是很多农户必做的一项副业。不论是放学还是放假,我都帮大人到卖柴、搓绳、打帘子。有时候还和哥哥一起背着柳条筐拿着竹竿顶着凛冽的寒风去敲打树上的枣子到街上卖,挣点学杂费铅笔纸张钱。

小时候的冬天虽然很冷,但有很多乐趣和深刻的回忆。

往事如烟

当年走亲戚

张大勇

里下河地区盐阜农村一带有句俗语:亲戚越走越亲。亲戚怎么走法?过去,尤其是大集体时代,农村人都忙得两脚把平原当成鼓面播,走亲戚几乎集中在春节期间。“走亲戚”的风俗,始于正月初二,一直延续到正月十五前。

“走亲戚”期间,你来我往,车来船往,行者络绎不绝,老少男女尽在其中。走亲戚都会受到礼待,到了亲戚家无论大小长幼,都是“贵宾”。被走的亲戚家,里里外外抬得窗明几净一片祥光,迎上来的都是满面红光、神采奕奕;走亲戚的无不喜气洋洋、只怨路远水长。

到了亲戚家,如果带上孩子的,长辈照例要给压岁钱。那时,没有红包,是早就准备好的几张毛票,讲究的人家,用做春联窗花裁下的一角红纸包上,外扎红头绳;一般人家,都是兴冲冲回到内屋,到箱底摸出准备好的压岁钱,也有的老人是当面从口袋里掏出还带有体温的毛票,小孩再多,人人有份。彼时,没有发达的通讯,但来了亲

戚,给压岁钱从不出现掉链子的现象,家家有备无患,可见当时亲戚的用心用情。领受长辈的压岁钱时,父母总会提醒一句,或者灵光的小伙伴会自道一句,“给您把头磕上!”声出身随,欲下跪行大礼,长辈总是抢上一步,拉起来,喜笑颜开,来一句:“好好好,心到就行,心到就行!”

走亲戚的一方,去住娘家舅家等亲戚家都要带礼物,这叫“年礼”。我这个“65后”,加入“走亲戚”行列且有清晰的记忆,已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后了,一般亲戚多带上大糕粽子、白糖烟酒。烟酒是奢侈品,要根据各户的能力而定。当年是计划供应,有的大方爽气的人家,会把自己仅有的烟酒放到“年礼”篮子里。大糕一定是“阜宁大糕”,这是盐阜一带的名品。

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品种多样化、分量再加码,有豆奶粉、桂圆、蜂蜜什么的,只是“阜宁大糕”仍是雷打不动的主角。亲戚带来了“年礼”,主家是要回礼的,这也是此风俗的一项重要组成。被走的亲

戚“回礼”,基本就是收一半、回一半,哪怕你只带来两条大糕、两包粽子,主家也要回一条大糕、一包粽子。

小时候,我严重喜欢“走亲戚”,过饽饽当然是心照不宣。可不,到了亲戚家,礼遇的绝对是“舌尖上的大餐”。有时到亲戚家时候尚早,亲戚家会用一碗“泡饽子茶”或“煮汤圆”招待来访的亲戚。这对我来说是意外之喜,“多”出的滋味。还有走亲戚,可得到压岁钱,可得到夸赞,譬如“又长高了”“一看就聪明”;更重要的是,在亲戚家,父母心情好,对我的管理也全部简化、放开,任我吃喝玩耍。记得那一年大年初二,我与父母拜见过外公外婆,好吃好喝后拎起“回礼”准备回家时,我赖着不走了。大年初五,外公外婆到庄子西头聚餐,我趁大舅酒后睡午觉之际,费了牛力,翻开了外婆家的大木柜——我观察到:举凡外公外婆拿出好吃的食物,都来自这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圆圆的黑坛子,抱出,打开,里面有一股好闻的香甜气息,我腆起肚皮想

搬到光线明亮处看个仔细,刚挪移几步,得,又大又圆的黑坛子滑出,穿过肚皮,“咣当”一声,坛子成了炸裂的黑西瓜,略呈黄色的面粉飞溅一地,我吓得赶紧溜出去,直奔家的方向。

天色欲晚之时,外公外婆和大舅四姨,穿过陈良庄,越桥过河寻到我家。待到我,见我家门口正摆着屁股与弟妹斗玻璃球,他们才脸色回暖,接着,又笑捏父母的挽留,回家去了。我长大成人,一直内疚于心,总想赔礼,可接受赔礼的主要对象外公外婆早已不在人间;每每吃上泡饽面,碗里热气腾腾,总让我两眼盈满泪水。

上世纪九十年代后,“走亲戚”的风俗在盐阜一带渐渐式微,令人时常回忆、时有感慨。回忆的是浓得化不开的亲情,感慨的是现今通讯交通发达,亲戚之间却疏于往来。好在,农村的婚礼、寿事都提到春节假期里操办,四面八方的亲戚欢聚一起,调浓亲情,也不枉是“走亲戚”的现代版和改编剧了。